

愛國小說說

碧玻璃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小圖書（碧玻璃）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一角四分

必翻究印權著書有此

分 售 處



編譯者

張 謩 臣

局

發行者

進步書

局

印刷所

中文書

局

發行所

上明書

局

長沙  
雲南  
北京  
天津  
西安  
成都  
保定

中華書

杭州  
長春

溫州  
福州  
開封  
廣州  
南昌  
濟南  
石家庄

上海  
重慶  
山西  
漢口  
奉天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 碧玻璃提要

是書叙一芬蘭女子抱漆室之憂，遠赴歐西各國冀挹取大地文明，以救祖國未竟厥志。忽得家報知全家爲俄人殺害，乃歷千辛萬苦，卒復大仇，并以一死激厲同胞，讀之使人愛國之心油然而生。至其布局先用倒插法，中間叙事出以一人口述，奇不詭正，愧傑作。

小愛國說碧玻璃

張諤臣譯

第一節

嚴霜夜降寒風刺人肅殺之氣交冬逾烈當此羣動俱息萬籟無聲時忽有一種怪異之聲浪傳自亂石交錯中餘聲模糊其最清晰之四字則曰殺賊殺賊

細辯其聲其初如黃鸝之囀柔脆無倫惟柔脆之中帶以激烈引而長之其聲倍厲似含有無數之抑鬱悲憤千烹萬鍊而出以償其生平夙願者而最後餘音則又帶有殺氣似冤恨已雪者然祖國淪亡魂不滅留將寸血保全羣此時此境確有此種情景

芬蘭之提里亞大埠也。凡近市場處，輒多樹高撐掩映，深不見物。郊原則否。平沙沙漠，半爲行旅所必經。每當殘冬歲暮，客倦思還，多數大商賈往往出於其途，以馳歸芬蘭各腹地。因是小經紀家亦薄運物品，設各項商店，雜遝其間，以博取蠅頭微利。但往來提里亞道上者，目所接耳所聞，祇知有飲食徵逐，談笑酣嬉，從未演提里亞道上者，目所接耳所聞，祇知有飲食徵逐，談笑酣嬉，從未演過意外之慘劇，令人毛髮寒悚者，斯何時耶？夜色沈沈，無一物之觸於眼簾，乃忽有此一種異聲，隨風飄送，以至能不咄咄稱怪事。柯嘉洛瑞國知名士也，少抱周歷環球志，因兩探北極不果，遂流落于俄國東部一帶，以商販謀口食。是時因販物往拍勿齊，折回芬蘭之連忒道，出於提里亞迤邐而至山下，忽聞此怪聲，亟命車

夫停車。

層巒高聳。烟樹迷茫。遙見兩三星火點綴于百碼之外。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幻境耶。抑夢想耶。柯嘉洛亟出遠鏡窺之。果見怪石之側。峭壁之巔。有新營造之俄國商家屋。層樓疊閣。上出重霄。殆若愛知美之旅客俱樂部。而寬闊實逾數倍者。噫斯俄國之新造歌妓室曷爲乎來哉。

科嘉洛回顧車夫曰。汝姑止此。余將捨車上山。一窮其事之究竟。車夫固芬蘭人。而以媚俄爲目的者。知聲由俄商店出。必爲非常險事。亟對曰。此間多暴夫。願主人勿往。

以彼最有血性。最有膽量之柯嘉洛。豈一無知識之芬蘭車夫所

能以片言阻止者。况適間所發怪聲。始尙嬌柔。繼則雄壯。終若痛快。知其中必有絕大原因。非尋常之刦殺行旅可比。柯嘉洛之好奇思想。爲其生平特別性質。今日之事。適逢其會。不啻獲嘗異味者。喜其食指之動矣。聞車夫發言。遂以一笑置之。且曰。汝輩懦弱。如此祇能與鼠子作伴耳。語未畢。徑自下車沿山路而去。

山名富士基山。長約三英里。爲三路交叉之要道。凡由葛密蘭以歸於芬蘭。必經由山頂。山頂地勢寬敞。頗便行旅憩息。彼小商販家。多依山麓。向無經營於山頂者。獨該歌妓室。係俄人營業。專以沽酒歌唱爲主。性質與土商不同。其房屋之形式。又與土商所建者迥異。故往來此山者。一望而知爲俄人之建築物。

斯時芬蘭國勢貧弱。已臻極點。幾何不在俄人勢力範圍中也。其屬地地稅極重。惟俄人則能享有特別權利。故此樓房得以擇定山頂自由營業。且郊原一帶。又未設有野外警察。凡商業上之保護。均一視其勢力如何。以爲斷。但定例甚嚴。各種商店。一至深夜。概不營業。柯嘉洛往來其地。已歷數年。一切風俗習慣。皆已了澈於胸中。明知更闌人靜。縱有怪事發現。斷無人前往干涉而已。則血性所激。非一窮其究竟。不可。初行尚緩。繼則縱步如飛。一剎那間。已至山腰。離發怪聲處。僅二三十碼而已。

柯嘉洛行至其間。頓懷疑懼。停步不進。而巍然之建築物。已矗立其前。樓中燈火閃爍。闌寂無人。惟覺山間寒氣較平。地尤烈冷。風

縠縠透入毛骨。幾至不可支持。勉行數武。忽覺有物礙足。卽出電筒照之。乃一拔司佛飛車橫臥于地者。車旁有皮包一書匣一匣。內藏名片二張。照相片一張。檢視之。不禁色然駭。蓋照相非他。芬蘭著名之美女子碧玻璃也。私念碧玻璃者。向來秉性清高。不輕與庸俗子往來。今因何來此烟花歌唱地。况四無人影。僅遺留此數物件。豈夜行多露。乃見劫于強暴耶。此事滋人疑竇。索解不得。遂決意向高樓中人探問消息。孰知不可思議之事。百出不窮。柯嘉洛甫一舉趾。轉過山石之側。突見一人。髮蓬蓬。披肩上。豎眉瞪目。呆若木雞。似廟中所塑判官像。右手執蛇鬚捲髮之頭。顱左手挾粉香。膩玉之斷臂。而血污滿面。竟不辨其是人。是鬼。柯嘉洛對



此光景不得已放膽而前曰汝何人敢在此殺人而其人仍似無覺柯嘉洛凝視既久忽鼓掌疾呼曰此非碧玻璃而誰噫彼美人兮一何顛狂若是斯時其人聞柯嘉洛言若大夢初醒遂連呼殺殺殺三聲暈而踣於地

## 第一節

柯嘉洛腦質清明活潑潑地其遇世界上一切煩惱之境疑難之事無不可以迎刃而解稱情以施獨今日者對此殺人之凶徒不作不平之鳴轉若有所愛慕憐惜而不忍逼視者且勿問當局之作何形狀彼旁觀之柯嘉洛則已如顛如夢如醉如癟一掬傷心淚涔涔若雨下不覺脫口而出曰嗚呼噫嘻絕代佳人而今已矣

咄咄暴徒。劣性質惡面相。黑夜殺人。非盜即刦。彼柯嘉洛何如人。而亦受茲迷惑。觸動感情。寧不爲事之大可怪者。得母疑作書者之好爲離奇乎。雖然諸君諸君。少安毋躁。須知柯嘉洛者。不輕易作此兒女態也。彼蓋逆料此事之原因。必非行暴刦財之類。其罪或在被殺者。而不殺人者。所以有此反常之舉。動耳。

柯嘉洛獨立亂石之間。對彼昏暈之美人。注視良久。絕無動靜。呼之亦不應。殊無聊賴。久之始將電筒懸諸石上。而取視其猙獰之頭顱。雖血跡模糊。猶能辨認一二。指之曰。此俄人末士維漢也。我識之久矣。但其人性極暴烈。待芬蘭人如牛馬。其家所畜芬蘭工人。日受鞭撻痛苦之聲。達於戶外。又屢次脅奪芬蘭權利。漠視芬

蘭官吏芬蘭人早已切齒痛恨。幸仗其國之威權勢力。遂得常來往提里亞一帶地方。而芬蘭人卒莫敢如何。然未至今日。吾已早料其必有今日也。惟不喪於切齒之工人。不亡於大夥之土衆。卒被殺於纖纖玉腕中。此適成爲今世界之一大疑案。

尤可怪者。彼右手所執之斷臂。果奚自來乎。質白如藕。肌膚如脂。無論彼粗鹵油黑之末士維漢。不能比其體質。卽巴黎之波蘿倫敦之英娣。亦不過僅有此柔嫩肌膚。以一男子兇惡頭而又兼此女子嬌柔手。怪怪奇奇。捉摸不到。以最機穎最靈敏之柯嘉洛。恐將爲求釋此問題焦灼其欲死矣。

嗚呼噫嘻。蓋世無雙之美人。其病狂耶。其量厥耶。其長逝耶。如汝

靈魂尙有一線之未泯必留存一言俾此項疑團得以大白於天下否則晶瑩之玉難保無一點之污穢爛之鑽或竟遭烈焰之毀雄心雖壯朽骨同枯以我異種人本何有於汝之毀譽竊恐不諒汝心者將加汝以窮凶極惡之罪名區區一柯嘉格力量雖欲代爲辨白而舉鼎絕贗徒喚奈何耳

柯嘉洛此時忽猛省曰我有阿摩尼亞在何不試之卽探懷出瓶去其塞置之美人鼻孔約數分時果見美人手舉矣足伸矣口出氣矣眼波流動矣柯嘉洛喜甚乘勢以雙手扶之起使倚石以坐碧玻璃忽長歎一聲曰大仇已報死瞑目矣柯嘉洛不語但出一帕輕爲拂去其血痕以徐俟其精神之恢復蓋暈者初醒其神不

完果遽與之談話者必語無倫次矣柯嘉洛此時于電光對照之中作劉楨之平視但覺膚凝如脂髮澤如鑑雖淡粧不華而風韻絕世惟兩眼睜睜然餘怒猶存大有氣攝環球目無餘子之概柯嘉洛緊握其手注視良久雖欲極口贊美而心若有所不敢誠不自知其爲愛歟敬歟而彼碧玻璃者熟視柯嘉洛之慾態可笑亦可憐似汲汲欲與之判白而朱唇微動矣

斯時也冰霜之面忽轉而爲婀娜之容蓋欲哭反笑傷心極矣已而發言曰君非與吾會於達耶南家中之瑞國名士柯嘉洛歟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君一何癡情之甚者我以一孱弱女子身不惜犧牲此一泓血來與芬蘭全羣爭氣節剖忠義之肝膽斷俠烈之

頭顱吾行吾素百折不回雖明知芬蘭國勢計日將亡而國民之魂則歷億萬年而可以不死寧謂忠憤之利瑪儂不再發現於今茲耶咄咄奇事子因何深夜而至此以吾耿耿赤心閃閃白刃氣吞山海誠格天地不能使汝動其雄心壯志反矜矜然爲此癡愍之狀搖尾乞憐吾誠不解雖然我自顧此身則大仇已報極樂無碍朝聞道夕死且可更奚屑受人之惜玉憐香乎汝果爲丈夫勿再作此醜態也語竟拂袖而起徑向蠶立之高屋以去

柯嘉洛聞言駭極私念以如此孱弱之女子而竟具此雄強之魄力眞令人意料所不到惟彼云大仇已報者果爲國家歟爲個人歟吾向以偵探自詡此事安得不一窮其究竟于是追蹤而呼之

曰碧玻璃。碧玻璃。吾今已識汝真相矣。今夜之事。幸有我柯嘉洛在。可以證明汝爲血性女子。傳汝之榮名于後世。否則。汝固不畏死。設有以莫須有之罪名相加。誰復爲汝辨護乎。請假片刻之暇。更告我以此事之巔末。則幸甚。言已。果見碧玻璃立于高樓之門側。略回首。以表示許可之意。

### 第三節

是樓之第二層。爲會客廳。兩人旣聯步以入。碧玻璃遂執主禮讓坐。柯嘉洛左右顧視。見室中所有陳設。悉屬俄人物品。不禁長歎曰。噫嘻。堂堂芬蘭。不意悉入俄人勢力圈矣。此言一發。碧玻璃如中炸彈。胸中積塊。幾欲盡吐。遂爾滔滔。汨汨。歷述俄人近日之如。